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岳鄂王行實編年

卷  
下上

1

鄂山

岳鄂王行實編年

函 / 冊 書號 60882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

同治癸亥古潭余萃  
臯氏校勘于明辨齋

御製岳武穆論

乾隆四年十一月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徽欽北去社稷爲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卽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卽位之後當臥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讐

而信用汪黃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  
爲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  
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  
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班  
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  
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留也夫如  
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  
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  
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未逮焉  
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  
已命知班師必爲秦檜所構而君命在身  
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

精誠雖死於檣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  
烈實可與日爭光矣獨不知為高宗者果  
何心哉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上

王嫡孫 珂 編進

後學 余肇鈞 重刊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封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封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封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

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岳忠武行實 卷上

余氏家

先臣名飛字鵬舉於是年二月十五日生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跡不耀望雖出於山陽郡先臣實家湯陰亦未知其所以徙自先臣成以下皆以力田爲業及先臣和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廩食值河北屢歉飢者甚多先臣和常以脫粟數升雜蔬爲糜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飢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曰彼飢者亦人耳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

日再食而尙求飽耶吾裁吾之僅有以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有貸其財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色鄉人咸愛而敬之先臣方在孕有父老過門聞姚氏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位至公孤父老忽不見及生先臣之夕有大鳥若鵠自東南來飛鳴於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取以名焉未彌月黃河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卒襁抱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尤

好左傳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能常得  
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其要領  
輒棄之爲語言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辨是非析  
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  
弩入石嘗學射於鄉豪周同一日同集眾射自示其能  
連中的者三指以示先臣曰此可以言射矣先臣謝曰  
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因以所愛  
弓二贈先臣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及爲將亦以教  
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射未幾同死先臣悲慟不已每值

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奠於同墓而泣又卽所遺  
弓發三矢而後反先臣和覺而詰之對曰射三矢者識  
藝之所由精也祭畢而酬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  
食也先臣和始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  
徇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聲曰惟大人許飛得以遺體  
報國家何事不敢爲先臣和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士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真定府路宣撫使劉韜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應募韜

一見大奇之命為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掠居民官軍屢敗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先臣往戰用奇計即擒俊進二賊餘黨悉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徒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哀毀骨立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五年癸卯歲 年二十一 畱家守制養母

宣和六年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是年三月賊張超率眾數百圍忠獻韓琦故墅先臣奮

然曰賊敢犯吾堡即乘垣引弓一發貫賊吭而踏賊

眾奔潰暨獲以全是歲從平定軍稍擢為偏校

宣和七年乙巳歲 年二十三 為平定軍偏校益練

武技

靖康元年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覘虜 謁大元

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轉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隸宗澤軍

夏六月有某路團練知先臣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眾皆畏怯先臣單騎突其

朱子語類言飛甍為韓琦家佃

陣出入數次殺其騎將數人虜眾披靡不敢逼至夜以  
虜服潛入其營過擊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營  
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亦  
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  
帥開府河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  
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暮自以四騎徑入賊營  
賊咸驚愕先臣呼倩等言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  
立功名反於草澤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  
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名且感其至誠置  
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曰倩等騷擾外縣  
今受招恐未免誅修先臣開諭再三忽一賊起搏先臣  
先臣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  
解甲受降凡數百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尋  
騎兵三百命先臣往李園渡營虜軍戰於侍御林敗之  
轉成忠郎以曾大父諱寄理保義郎未幾檄從劉浩解  
東京圍與虜相持於滑州大捷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  
次北京以先臣軍隸畱守宗澤

靖康二年

改元  
建炎

丁未歲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

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

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借補修武郎

論兩河燕雲利害 從王彥戰新鄉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畱守司

統制隸杜充

春正月戰於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衝  
突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  
臣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奮擊大破之追奔  
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智勇材藝雖

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  
為大將此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覽即置之後  
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畱守所賜陣圖飛熟視之乃定局  
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  
於出奇不可測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  
整陣哉况飛今日以偏裨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  
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縱無遺類矣澤曰如爾言陣  
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  
拘者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畱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

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  
 大元帥卽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概謂  
 恢復宜亟宰臣不能輔導遠圖意書奏忤用事之臣謂  
 小臣越職言事非所宜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  
 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祇候差  
 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雷守勇冠三  
 軍汝自料能敵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  
 謀謀者勝負之幾也為將不患其無勇而患無謀故曰  
 上兵伐謀次兵伐交彙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

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言卽瞿然起曰公殆非行伍  
 中人也因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  
 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至上以  
 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  
 臣因與歷言兩河及燕雲利害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  
 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如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  
 而四肢不可暫缺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百二河山之險  
 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連綿不相接應獨恃河北  
 以為固苟以健甲精兵憑據衝要深溝高塹峙列重鎮

使敵人入吾境一城受害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致窺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復則燕雲未可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取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獲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曷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民人與其素習之士卒席捲而歸徒付以空虛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其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稍安定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亦正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爲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哉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地以爲京師之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旣失莫可保守幸江幸蜀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

招撫命耳一死惡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從都  
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先臣  
約彥出戰彥不進先臣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二帝  
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  
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劉姓者  
數于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聽先臣怒獨引所部鏖戰  
奪虜纛而舞諸將鼓譟爭進遂拔新鄉明日又戰於侯  
兆川時先臣已兩捷賊擁眾而來先臣厲眾力戰士卒  
重傷先臣亦身被十餘創卒破之俘獲士馬甚眾夜屯  
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先臣堅卧不動虜  
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享士間走彥壁乞糧不  
許乃引所部益北又戰賊於太行山獲馬數十疋擒拓  
拔耶烏數日復戰先臣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虜大帥  
黑風大王其眾三萬悉潰走虜人破胆先臣自知為彥  
所疑乃自為一軍歸宗澤澤命為畱守司統制次年澤  
卒杜克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

潭 從閣勅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轉武

功郎

春三月合鞏宣贊兵與金賊戰于朮城縣大敗之又戰於黑龍潭龍女廟側又官橋俱捷擒千戶渤海漢軍兒等送畱守司秋七月從閭勅保護陵寢八月與金人大戰於汜水關賊有勁將往來馳突甚銳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賊潰官軍奮擊大破之又被檄畱軍竹蘆渡與賊相持糧垂盡先臣用計襲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建炎三年己酉歲 年二十七 破王善兵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轉武畧大夫借刺史 解陳州

圍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 諫杜充畱守京師 戰

鐵路步 戰盤城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戰溧陽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眾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先臣曰京師存亡在此一舉時先臣所部纔八百人眾皆懼不敵先臣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陣賊眾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至酉大敗之賊悉潰散轉武經大夫又賊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

臣與戰擒之轉武署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肆兵出掠充礮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游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等善兵不敢出勢遂沮數日戰於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卒甚眾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復與岳亨從陳淬破善眾會杜充欲棄京師之建康先臣力諍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畱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他人奈何今畱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

之非捐數十萬之眾不可畱守蓋圖之充不從遂隨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被之于盤城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出先臣叩寢閣諫之曰勅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此爲甚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急而舉兵乘之相公旣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效命亦何補於國家因流涕被面而言充漫應曰來

日當至江潁竟不出未數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往虜戰戰方酣大將王燮以數萬眾先遁諸將皆遁去獨先臣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遁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鐘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計諸將恟恟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亦有從者先臣灑血厲眾曰我輩蒙被國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偷生苟免身死名滅何裨即建康江左形勢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

二軌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於是傅慶劉經等以軍從金人這人說充降許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屬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先臣感厚恩愛有密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方者先臣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先臣接籍呼之曰以爾等之眾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被上賞乃還故鄉豈不榮哉必能湔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爾曹叛眾皆

懽然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  
 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餘級  
 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刺頭簽軍首領  
 四十八人駐於廣德之鍾村時糧食匱乏先臣資糧於  
 敵且發家貲以助軍至與士卒之最下者同食將士常  
 有飢色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肆如常時虜之簽  
 軍至其地者皆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附之凡萬餘  
 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將劉經夜半馳擊敗之生擒女  
 真偽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徽八等十二人及于  
 戶雷哥等

建炎四年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 戰常州

復建康府 獻俘行在 賜槍袍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防禦使通泰鎮撫使 戰承州 賜金

注梳蓋 戰北炭村 柴墟鎮 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先  
 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以立奇功會  
 城陷先臣未及行時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復聞先  
 臣威名同奉書以迎且云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先

臣得書卽往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  
臣立遣部將王貴傳慶將二千人追之大敗其眾毆其  
人船以還又有羣盜馬皋林聚等精銳數千先臣遣辨  
士說之盡降其眾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  
營手擒出斬之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  
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稚晨夕瞻拜曰父母之  
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又相率卽周將軍廟闢一堂  
祀之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虜之  
擁溺河死者不可勝數擒女真萬戶少王孛堇漢兒李

渭等十一人復尾擊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  
康乃親將而往戰於清水亭金人大敗僵尸十五餘里  
斬耳帶金銀環者百八十級獲其馬甲百九十副弓箭  
刀槍金鼓三千五百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先臣設伏  
于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士黑衣混虜中擾其營金人  
自相攻殺復令軍士啣枚潛立於路側伺其往來盡擒  
之兀朮駐於龍灣要素城中金銀縑帛騾馬軍器及北  
方人先臣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  
門新城設寨大破之凡其所要獲負載登舟者悉以戈

殪其人於水物填委於岸者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尸十餘里降其卒千餘獲馬三百疋鎧仗器甲以萬數建康所運去之物悉還兀朮遂奔淮西先臣入城撫定居民虜無一騎畱者六月獻俘行在上詢所俘得二聖音問感歎久之先臣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謂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裏嘉

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家其部曲悉歸於先臣廣德守臣亦以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先臣討之先臣頓兵往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矢驚遂遁先臣令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領千人出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遁先臣追弗已方自知必爲先臣所獲適張俊來會兵方乃間道降俊俊爲先臣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爲所免先臣曰招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

事方遽叛去嘗遣人以順逆諭之不從屠掠生民騷擾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凶尤甚安可賞俊再三請先臣呼方謂曰招討旣赦汝一死宜思以報國家方再拜泣謝立於左當廣德之戰也方嘗以手弩射中先臣鞍先臣納矢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其自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昇方方寸折唯謹先臣與俊大笑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於是虜與賊之凡在近境者皆或殺或降時有剛定官邵緯上書廟堂言先臣驍勇沉毅而恂恂若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卻胡虜萬人之眾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五十萬之眾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畱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爲國家奪取咽喉形勢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畱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歟歷數其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於是有意起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夫

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先臣以公牘申  
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  
重難之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乘伺  
機會迺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  
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使張俊援之命先臣隸俊節制  
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  
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俊再三辭鼎再三折之鼎  
奏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先臣率兵  
腹背掩擊合劉光世遣援而以先臣改隸光世節制上  
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幙下咸止之遂已  
上聞之乃顧趙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  
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復不行時雖已詔先臣行而先  
臣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鎮初未知也十九  
日先臣發宜興廿三日軍至江陰俟舟先臣聞警輕騎  
而先廿六日入泰州未視事卽籍郡勇敢及部轄使臣  
効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而取中  
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

院甲五十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初九日軍旣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捷殺其大酋高太師擒女真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扎裏諭并賜金注腕一副蓋十隻金人旣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秦州盜起王招寇城東張榮寇城北詔先臣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俱捷謀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光世違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十一月有詔秦州可戰卽戰可守卽守如其不可且於近便沙州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盛秦州

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於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知其數相持累日而秦州爲鎮撫分地不從朝廷應付糧餉乏絕封虜尸以繼廩越二日乃下令渡百姓於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後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又有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後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壘校本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戰樓子莊殺馬進等

降張用 充神武副軍統制觀察使 擒饒達姚

青 陞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眾上曰成兵雖眾不足畏因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謂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殆卿不如也俊惶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能勝思諸將惟先臣爲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

莫當其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許之先臣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眾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追奔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回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前突進兵大敗遂奔筠州先臣卽以

余氏家

軍屯筠州城東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爲織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攻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卽坐卸衣甲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不計所獲衣甲器械甚多其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於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潰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夤夜引兵啣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于茂林以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

進引十餘騎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於奉新樓子莊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獲馬二千疋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又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於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諸酋領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之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疋所棄輜重衣甲無算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莽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先臣謂曰非公

無可遣者聞用兵當幾何先臣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倭固以兵三千益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即戰不欲戰即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榮寵不降則自隕鋒鏑或俘繫以歸朝廷雖悔莫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喜謂諸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畧吾與汝曹皆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內擇精兵凡萬餘以歸俊俊奏先臣功

第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撫建昌鄰邵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於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勿犯村氓樵採如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賊姚達饒清以萬人逼建昌先臣遣王萬徐慶討之擒達清於四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 年三十 賜衣甲 權知潭州兼

湖東路安撫 益韓京等兵 討曹成 破太平場  
趨桂嶺奪二隘 捷蓬嶺成遁 遣張憲等追成  
殺郝政 獲楊再興 授中衛大夫承宣使 殺  
郝通將於筠州 平劉忠餘黨

春正月上詔以先臣治軍嚴肅勇於戰鬪賜衣甲一千  
副尋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  
諲據道賀二州二月命先臣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  
弩手將兵士軍弓于民兵與先臣會以捕成又付之牌  
與金書兼黃榜招降羣盜十七日先臣發洪州成聞謂  
人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  
兵趨全永犯廣西獨畱其中軍乘先臣未至肆兵劫掠  
三十日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動息  
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爲之進退先臣遣人諭之降不  
聽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  
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  
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蠱起之  
眾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六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

場結屯數十里按兵設柵會得成謀縛而坐之帳下頃  
 先臣出帳招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奈何先臣  
 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掉耳  
 頓足而入乃陰逸之謀回成軍悉以告成大喜期明日  
 追先臣軍是夜先臣令軍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  
 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蕩之  
 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州城二十里成率敢戰士三萬  
 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先臣麾兵掩殺賊大潰成奔  
 桂嶺路上復降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

苦令學士院降勅書褒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  
 藏嶺上梧嶺蓬頭嶺號為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  
 梧關待先臣成自喜為得地利後來者不得奪先臣至  
 成以都統王淵迎戰先臣麾軍疾馳不鼓而陣淵軍大  
 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  
 成復選精銳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迎戰又敗之斬  
 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刀箭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  
 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狹隘人馬  
 不得並行成自守蓬頭嶺嚴備特甚時賊眾十餘萬皆

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鬪先臣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視成兵十不及其一十五日先臣進軍蓬頭嶺下日方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擊入河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寨之物而有之奪其被掠人民數萬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旣旋復聚爲盜吾今遣汝三路招降若復拒命則誅其酋而撫其眾慎無妄殺以累玉土保民之

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人與先臣會於連州先臣擢其酋而廩其眾降民大喜乃益進追成成懼甚走韓世忠軍降戰士凡八萬餘人有郝政者率眾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爲成報仇謂白頭巾爲張憲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後卒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賊兵以疾死者相繼官軍無一人染疫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

耳說者謂為先臣忠義所致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帶本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北入江西界淮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郝通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擄放外得精兵萬八千人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悉潰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先臣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人寇斬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於

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先臣招捕十一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本部兵叛紹興三年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

酒器 討虔寇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擒高聚張成 赴行在賜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

置使 改兼舒蘄州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掠甚眾先臣遣徐慶傅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齎賜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使劉大忠奏臣到洪

州採訪物論咸謂岳飛提軍素有紀律人情賴以爲安  
今岳飛將帶軍馬前赴行在竊惟民不安業盜賊無所  
鎮壓乘間猖狂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  
賊熾盛處專委先臣是時虔吉二州盜賊盈熾吉州則  
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十大王虔州則陳  
顛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領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  
表裏相掎拒抗官軍分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  
昌汀潮邵武諸郡縣於是李回奏乞委先臣捕討廣東  
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一廣惠探之南方物議皆言岳

飛所部最爲嚴整所過不擾若朝廷哀矜遠人乞特令  
岳飛軍來又知梧州某亦上奏劉大中又連奏上始詔  
專以虔吉寇付先臣夏四月先臣抵虔州聞彭友等立  
柵于固石洞積儲甚富使人偵探友等已離固石悉兵  
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爲天下第  
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敗他人若我何吏以報先臣笑  
因遣辨士二人諭之降賊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  
肯降無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衝突示驍  
勇先臣麾軍卽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潰散橫尸滿山谷

獲輜重衣甲無算乃奪其被掠老弱二萬人散歸田里  
餘酋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面環水登山只一徑  
甚險阻先臣頓兵瑞金縣領千騎至固石洞復遣人招  
之不降先臣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  
士三百疾馳登山賊眾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賊莫測其  
多寡咸棄山而下悉爲山下列騎所圍於是疾呼乞命  
投崖而死者無數先臣傳令勿殺一人盡許之降或請  
之曰招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戮之先臣蹙然曰此輩  
雖凶頑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旣赦其人矣不然

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其金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  
民勇健者隸諸軍餘悉放歸田里下令使各安生業耕  
種復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畧捕諸郡餘賊以次敗降  
是役也擒賊大小酋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  
建寨四年隆祐皇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城先臣  
旣平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  
許先臣再三請上乃曲爲之宥就詔先臣裁決六月先  
臣入城論囚卽諸酉罪之尤者數人置之法餘悉稱詔  
贖之市不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繪而祀之

遇諱日則哀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權臣之禍不  
變也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先臣遣王貴往擒  
之及其徒三百人降其眾三千殺僞統制一人張成亦  
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  
其寨俘五百人明日再戰遂擒成七月詔先臣以趙鼎  
奏虔民習于頑累年爲患飛雖已平蕩恐大軍旣還復  
相嘯聚請畱五千人屯虔州又以密院請分三千人屯  
廣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先臣召赴行在上使人諭先  
臣令繫金帶上殿入見撫勞再三賜衣甲馬鎧各一副  
弓箭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戰馬海皮鞍各  
一賜御翰於旗曰精忠岳飛令出師必建之又賜雲弓  
箭戰袍銀纏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詔先臣落階  
官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西路沿  
江制置使十八日諭旨三事令先臣於江州興國南康  
一帶駐劄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  
與制置使會議不及隨宜措置二也舒蘄二州增隸先  
臣節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  
日除江南西路兼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

藝校本

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置使十一月令王燮折彥質吳全吳錫諸軍並聽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皋隸先臣時偽齊使李成台虜兵三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牛皋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已置將守又胡寇楊么與偽齊交通欲分舟船五十艘攻鄂岳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么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為之備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為隄防又命備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者又令多遣間諜日具事宜以聞先臣與幕府僚吏語及二寇或問當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遁楊么失助矣第嚴申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耳

紹興四年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制置使

復鄧州斬京超劉楫 復隨州斬王嵩 復襄陽

府起營田 復鄧州擒高仲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鄂州 除節度使 解廬州圍

余氏家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爲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親札報先臣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日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協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諸州旣復並許隨宜差官防守如城堡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及舊將牛皋等主之四月又益以神武右軍中軍馬百匹又賜金束帶給先臣將佐五月除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先臣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勇悍號萬人敵以番漢兵萬餘來先臣渡江至中流顧謂僚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渡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眾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問之曰汝曹受國家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無多言也先臣怒甚會軍告乏糧先臣問糧餘幾何曰再飯先臣曰可矣當以明日巳時破賊黎明鼓眾薄城一麾並進

眾遂登城超墜崖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尺與天王樓高  
 劉楫就縛先臣責以大義南向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  
 慶復隨州偽將王高閻二將來不戰而遁退保隨城先  
 臣命牛皋持三日糧往糧未盡城已拔矣執嵩斬之得  
 士卒五千人復隨州先臣自領兵趨襄陽李成引兵出  
 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皋即欲攻之先臣笑  
 謂之曰且止此賊累敗吾意其更事必多而練習今其  
 闇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險阻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  
 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曠雖有眾十萬何能為

哉乃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  
 指皋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遂合戰馬皆應  
 槍而斃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高丈餘  
 步卒之偵死者亦無算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  
 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求復戰先  
 臣乃先遣王萬提兵至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往六月  
 五日賊悉眾衝突萬與先臣軍夾擊敗之明日再戰又  
 敗之使萬追擊橫尸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  
 來我師大獲全勝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敢之氣所致

也朕甚嘉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畫之策若少  
畱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眾多則餽餉艱難乃自困  
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乃奏金賊僞齊皆有可取之  
理宜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此國家恢復全  
策若以目前論則有營田之利可興等意時方重深入  
之舉而王變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眾亦未及抽摘然  
營田之議自此起矣七月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  
合率董陝西番僞賊兵會聚於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  
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

會合掩擊憲至鄧州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主  
萬董先各出奇兵突擊賊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等二  
百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率董僅以身免賊將高  
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閉門堅守數日先臣引兵攻城將  
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  
上得知喜謂胡松年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  
知其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  
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畧頗如人意令學士  
院降勅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及勞問

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二日復唐州尋復信陽軍擒偽知  
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  
先臣上表辭制置乞委任重臣經理荆襄不許趙鼎奏  
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流令岳飛屯駐鄂岳州不惟江  
西藉其聲援可保無患而湖南江浙兩廣亦獲安妥上  
乃以襄陽隨鄧郢唐信陽軍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  
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  
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九月金元朮劉

豫合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謀報緊急二十一日令備  
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護時具謀報動息  
及備禦次第奏聞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一  
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防備二十  
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  
將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十月報虜入侵淮急圍廬州朝  
廷甚恐始命張俊往俊怯敵不肯前及至平江又辭以  
墜馬傷臂趙鼎且奏請誅俊卒之無功而返上乃賜札  
命先臣往援且云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先臣奉詔出師

池州先遣牛皋渡江十二月自提軍赴廬州與皋會上  
遣李廷幹賜先臣香藥及親扎撫問時偽齊已遣鈇甲  
五千逼城皋以所從騎遙謂虜衆曰牛皋在此汝輩胡  
爲見犯虜人咸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  
虜不戰而潰先臣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  
追擊三十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偽副都統  
及千戶百戶數十人擒番僞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  
匹旗鼓兵仗無算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 除

兩鎮節度使陞都統制 討楊么 斬么與鍾儀

加檢校少保 除湖北南襄陽府路招討使

春二月先臣入覲上賜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命一  
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披三眷禮甚渥賜諸將金  
束帶及牛皋以下二十九人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  
人各轉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荆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尋又  
以明堂恩加食邑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  
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妖賊鍾相

之餘黨名太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云建炎末相敗死  
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  
誠夏誠高老虎等聚兵至數萬立相子儀爲鍾太子與  
么俱僭王號蹂踐鼎澧窺覬上流會江西布衣方疇上  
封事言當今大寇有三曰金虜曰僞齊曰楊么然金與  
齊尙在遠境楊么正在腹心之內不可不早圖之紹興  
四年嘗命統制官王燮將水陸兵數萬討么往往爲賊  
敗岷兼賊黨又與僞齊李成等聲援相通將大入寇上  
乃命先臣往先臣提兵在道百姓咸具簞食壺漿以迎

大軍所部軍至自發錢以償其直百姓鼓舞歡欣上聞  
之賜詔獎諭將至潭先遣使持檄往賊招之先是鼎州  
太守程昌禹安撫使孟庾李綱輩凡遣使十七次招安  
盡爲賊所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  
以肉餵餓虎也寧齒節使劍不忍受逆賊辱先臣叱之  
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奉檄至其境望見賊營卽  
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  
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  
皆不敢萌異志於是么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

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如  
速往就降岳節使誠實人也必善遇我率所部詣潭降  
皆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於朝擢佐武義大  
夫閤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拔其部撫問甚至  
翌日命佐使坐具酒與飲飲酣撫佐背曰子真丈夫知  
順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爲  
國家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復遣子至湖中視  
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  
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難以死報  
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  
來降先臣皆委曲勞之命其酋領以官給之銀絹縱之  
有復入湖者亦弗問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待之如  
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與浚備語先  
臣所爲因曰岳侯得毋有他意胡玩寇若是欲預以聞  
君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兵有深機  
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破周倫寨倫大敗  
走殺死及淹入湖中者甚眾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衣甲器仗寨糧船焚毀殆盡使人馳報先臣卽上佐

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屯駐將統制任士安慢王燮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汝士安乃揚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王俊郝最等兵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四起擊之賊敗走俘獲無算又追殺過苟陂山士安復移軍與牛泉屯龍山縣之南逼近賊寨賊出敵輒敗去上賜扎獎諭五月有旨召張浚還朝浚得詔謂先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

定畫矣浚按圖熟視良久謂之曰浚視此寇險阻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還議防秋盍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爲飛少畱八日可破賊矣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尙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也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嚮導以所短犯所長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

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然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掌耳飛請除來往程期以八日之內俘諸酋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卽召飛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縛至庭先臣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卽奏授欽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

王貴主之禮遇甚渥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軍士皆喜躍恨降晚復遣還湖中諸將皆諫不聽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尙數萬先臣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掠殆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示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鰲頭小海鰲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舟仰面攻之

古史記行實

整校本

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是楊欽既降獻策云么所持者  
大舟然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舊水不及丈么置堰開  
十餘年間所以彌漫欽本任閉塞之責者乞令二千人  
往開堰水入大江水淺則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  
撞竿乞以青草千百束散之湖中其竿自必有窒礙先  
臣從之至是乃取君山之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  
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視水淺處遣善馬二千人  
挑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爭揮矢石追而投之俄而草  
木壅塞舟輪下膠滯不能行么乃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

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大木撞賊  
舟舟輒碎楊么勢迫舉鍾儀投於水繼乃白仆牛皋投  
水擒么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偽統制陳滔等  
亦劫鍾儀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簾以獻率所部降先  
臣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也  
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為亟與周倫等降  
牛皋請曰此賊逋誅罪不容數勞兵勳眾亦日累年若  
不畧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  
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為奸後復沮於程吏部欲

古史記行實

卷二

七

余氏家

盡誅雪恥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染月深養成元惡其實但欲苟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鍾儀亦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其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敬服其言而退先臣親行諸寨慰諭之令少壯強有力者籍爲軍老弱者各給米糧令歸田里自請歸農者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而遣之又令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縱火焚寨凡三十餘所揭榜于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李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師之盛遂爲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算也卽日以捷聞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軍士賜詔褒諭又親札有云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至人自信服何以平積年嘯聚之寇於旬朝指顧之間諸語初有唐生者居鼎州程昌禹欲遣人刺么與生論及生曰楊么寨雖虎豹不可入除是飛便會入去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其言殆爲讖云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紀敘述

先臣平楊么事其末云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得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誠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至不從牛臯洗蕩之請而廣人君好生之仁迄今戶口生繁桑麻被野卽龍陽一縣上下江渚煙火稠疊居民無慮數十萬家是誰之賜歟蓋紀其實也有旨兼斬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務不許旣而疾稍瘳遂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先臣于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守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公還軍鄂州先臣益自奮勵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整肅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十月上賜詔獎諭十二月除荆湘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盒茶藥

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上終

岳忠武行實

卷上

望

余氏家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下

王簡孫珂編進

後學余肇鈞重刊

紹興六年丙辰歲 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賜金器 移屯襄陽 易兩鎮節度使 除

宣撫副使 內艱起復 下虢州寄治盧氏縣 下

長水縣 援淮西 攻鎮汝軍俘薛亨等 王貴攻

蔡州還軍 賜銀合茶藥

春正月太行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先

臣軍前先臣以聞上曰果爾當優以官以勸功者若此  
等人來歸方見敵情詔先臣接納三月兼營田使詣都  
督行府議事至平江先臣陳去行在所不遠願一覲天  
顏九日得旨引見面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  
軍舊隸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例又奏襄陽等郡收復  
後未置監司州郡無以按察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  
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  
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  
薦舉陞擢差遣悉聽其有蠹政害民賍污不法者得自  
對移放罷十九日陞辭上乃賜酒器及金二百兩士卒  
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  
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拜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劉光  
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浚屯盱眙楊沂中爲俊後翼特  
命先臣屯襄陽以圖中原謂先臣曰此事固君之素志  
也惟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詞有洛都  
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于鐘簾之  
語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先臣以宣撫重名非廟堂重

臣及勦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賜詔不允夏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適先臣母周國夫人姚氏薨上遣使撫問卽降詔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疋兩喪葬之事命鄂守主之先臣率子雲扶襯至廬山連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制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詔促起乃勉強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先臣凡移文偽境於宣撫職位中增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廬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對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京西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人俘將吏百餘人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眾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軍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疋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札褒諭有進獵虎以憑陵戮

鯨鯢於頃刻諸句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台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臣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浚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浚光世始

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先臣初先臣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至是疾愈甚所居用重纒蔽明不勝痛楚然聞詔卽日啟行上聞之遣醫官皇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驛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先臣至江州不違元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鼎善共尊朝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褒諭謂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卽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先臣奉詔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

聚糧爲窺唐計先臣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戰貴等擊之於大標木依山而陣眾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尸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十萬眾掠唐鄧來援貴先嚴兵備之旣戰佯北命馮賚以騎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生擒薛亨及僞河南中軍都統郭德等七人殺獲萬數俘獻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卽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遣人

返之貴等同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八角王大節賈關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迎擊大敗之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更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尸填谷得馬二千餘疋及器仗兵甲無算降騎卒三千餘人賊兵之在蔡者望見官軍皆遁上聞捷大悅賜札褒諭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先臣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歲 年三十五 入覲論馬 扈從至

建康 除太尉除宣撫使營田大使 論恢復 與

張浚論劉光世軍事 解兵柄召還軍 奏以本軍

恢復 論建都 進屯淮甸 計廢劉豫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論用兵之要因問先臣卿在軍中得良馬否先臣對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固嘗奇之日啖芻豆至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堪疾比行百里餘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

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爲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么不期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馳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爲馬寡取易盈如逞易窮鴛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起復太尉加食邑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纍載道令行塞外響振關中等語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三月扈從到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鄴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餘人

馬三千餘疋隸先臣且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  
行先臣因數得見上論恢復之畧疏入上親批紙尾曰  
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  
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諭以前議已  
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在今日誠不可失意  
先臣復奏申述前志賜札褒諭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  
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  
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鄺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  
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德瓊之兵未有所付浚意  
屬呂祉乃謂先臣曰王德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  
以爲都統制而令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先臣  
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在反掌耳王德鄺瓊素  
等夷夙不相下一旦擾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雖通才  
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眾飛意必擇諸大將之可  
任者付之然後可定浚曰張宣撫何如先臣曰張宣撫  
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鄺瓊等素所  
不服者恐未能以安反側也浚又曰然則楊沂中先臣  
曰沂中之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浚固知

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  
愚豈以得軍爲計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以張憲攝軍  
務自與子雲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以持餘  
服浚怒奏先臣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卽  
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監其軍  
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先臣之能上時連詔促先臣還  
軍先臣力辭乞持餘服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  
趨朝旣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仍往張浚議  
事畢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於上曰將帥輯睦

士卒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馴習武  
技眾和而勇皆宣撫岳飛教養之所致上大悅賜詔褒  
諭先臣遂上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御札報許先臣將  
奉詔行復奏請建都上流用漢光武故事往來督戰親  
率六軍庶幾人心用命之意未報而鄜瓊叛歸偽齊矣  
初先臣旣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  
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不服訟德于浚浚懼乃更以張  
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召德以  
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呂祉執祉

斬之盡其眾七萬走僞齊降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於是上賜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宜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固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未之許先臣奉詔以舟師駐於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僞齊劉豫已廢先是六年間先臣在襄漢豫兵連岬其爪牙腹心之將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倚金人之勢猶盜據中原先臣知粘罕主豫而兀朮常不快於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入寇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遣諜者至先臣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先臣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向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齊同謀殺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汝至齊

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刳股肉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  
唯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於再  
三謀竟抵兀亦出書示之兀亦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  
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先臣乃上奏謂  
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未許上遣江  
懿至江州就賜茶藥酒果及賜燕宣勞且賜札嘉諭初  
豫之未廢也本朝使人張邵留虜中久上其元帥阿盧  
五書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虜之欲廢豫久矣豫既  
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之所以習之使  
不疑也虜假手於豫以撫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行  
賂自固以結粘罕自謂泰山之安兀亦深惡恨之當鄜  
瓊之叛附也虜懼其有眾過盛分散其兵廩亦不厚鄜  
瓊軍皆有悔意至是以先臣用間兀亦得以藉口而行  
其謀廢之際止以一羸馬負之而北降封蜀王而民人  
積怨久咸莫之哀當是時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給謂人  
曰且迎少帝來矣謂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望久之不  
然而勢已定矣此蓋用兵一大機會也朝廷失之

紹興八年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

備金人

入覲 論和議之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恢復於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先臣歷陳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先臣隄備明遠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入先臣奉詔日夜訓閱更迭訓軍屯襄漢守備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先臣入對上諭之先臣對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貽後世譏議

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札歸功於先臣以爲勦力練兵扶顛持危致虜人革面之效先臣不悅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 請

謁陵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先臣表謝深寓和議未便意有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秦檜深恨之十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俱進秩

塾校本

一等先臣獨力辭且疏言不可論功行賞取笑夷狄上  
 三詔猶不受復優詔諭之以卻穀蔡公為譽不得已乃  
 拜先臣益自奮勵教練士卒遣質信材辨者往伺虜釁  
 時上方以范如圭請遣齊安郡王士懷兵部侍郎張燾  
 等謁陵寢先臣自請願帶輕騎同往灑掃實欲以覘敵  
 勢而伐其謀也秦檜知其旨奏言新復故地之初正宜  
 大將存撫軍旅上優詔獎諭而止其行又勅先臣軍凡  
 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  
 河之士悉令收隸無使往來

紹興十年庚申歲 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請建儲 加少保諸路招討使 分遣諸將 復

西京曹陳鄭趙州穎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戰曹州

宛亭縣渤海廟中牟縣京西黃河上西京河南府臨

穎縣邵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鵲裡郎君王太保等

擒劉來孫等 駐鄆城大破兀朮 破拐子馬

戰五里店 戰小商橋楊再興歿 大戰穎昌府城

西斬夏金吾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等 駐朱仙鎮

背嵬軍大破兀朮 兀朮奔京師 輯諸陵 兀

秦氏家

尤棄京師 班師 乞致仕 入覲 遣援川陝等處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感先臣言以爲忠五月下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札有曰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素懷忠義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者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卽具奏來時先臣亦以得警報奏乞詣行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於朝上亟命先臣馳援先臣卽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入覲上遣李若虛至軍賜札有曰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來就卿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專委卿朕不可以遙度也先臣乃命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日命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閣修書上

奏言儲貳事其畧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意初八年秋先臣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先臣亦以機會難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嘉歎其忠賜札報曰非卿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先臣以無功辭上不允至引遽伯玉爲詞乃拜受尋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軍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縣荆瑀殺其千戶三人并大將鵠旋郎君又捷於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捷於潁昌府復之先臣親統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褒諭張憲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大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騎於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

政復劫之於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疋驢騾百頭漫獨  
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眾五  
千牛皋傅選捷於京西又捷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  
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西京僞守李  
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穎  
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於鄆城縣方日進  
未已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於東京議以諸帥皆易與  
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  
其鋒莫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

一軍爲慮賜札令先臣占穩自固先臣曰虜之技窮矣  
誠如謀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戰且詈之兀朮  
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僞昭武大將  
軍韓常之兵逼鄆城先臣遣臣雲嶺背嵬遊奕馬軍直  
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還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  
戰數十合賊尸布野得馬數百疋楊再興以單騎入其  
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  
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刃號鐵浮圖如牆  
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

將懼先臣笑曰易耳乃令步軍以麻札刀大陣勿仰視但斫馬足拐子馬本相聯合一馬債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尸如山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朮又益兵至鄜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鬼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孛孛孛董賊大駭先臣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眾欲少卻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甯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

輕敵先臣鞭堅手而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入賊陣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地一鼓攻之捷聞上賜扎獎諭又遣內侍李世良至軍前傳宣撫問賜金盒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以資犒賞之用兀朮復率眾併力來攻頓兵十二萬於臨穎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驟興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撤入孛董千戶百戶長毛毛百餘人再興遂死焉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鄜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曰賊犯鄜城

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鬼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十萬騎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於城西虜陣自舞楊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而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都統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由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疋及雪護蘭馬一疋金印十枚以獻兀朮

狼狽遁去副都統粘汗孛董重創輿至京師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於臨潁之東北破其眾六千獲馬百疋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鄆城諸捷上大喜手詔稱述其事有曰自胡羯入寇以來曾未聞遠以孤軍抗茲勁敵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合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賊於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十四人獲馬百餘疋又捷於沁水縣復之斬賊將無數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

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千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走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兵五千餘騎尸布十里獲器械鎗刀旗幟甚眾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遁又敗之於翼城縣復之又會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又捷於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爲自遣本司統制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臣契勘金賊近屢敗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尙徘徊京城南壁此正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勢苟不乘時勦殺必貽後患望賜指揮令諸路兵火速並進秦檜患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對壘而陣先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鬼五百騎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先臣乃令李興檄陵臺令朱正甫行視諸陵輯永昌永安永興等陵神臺枳橘柏樹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先臣自紹興五年遣義士

梁興渡河敗金人於太行殺其僞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尙憲兩州同知及尙嵐軍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令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士相與犄角破賊河北盡呼梁興爲梁小哥哥又遣邊俊李善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有率其部伍舉兵來降者李通之眾五百人胡清之眾千一百人

李寶之眾八千李興之眾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僞統制王鎮崔慶將官李觀秉義郎李清等皆全領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虜之屬及張仔楊俊等亦密受先臣旗榜率其眾自北方來降韓常亦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壻也畏罪不敢還屯於長葛密遣使願以其眾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易先臣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濕豪傑期日興兵眾所揭旗皆以

岳為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先臣欲乘勝深入  
 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日渡河奔命惟恐不及各齎  
 兵仗糧食團結以待先臣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  
 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  
 置守令熟視莫可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  
 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歎  
 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先臣亦喜語  
 其下曰這回殺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耳時  
 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於金力主和議欲畫

淮以北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懼遂力請於上下詔班  
 師先臣上疏言虜人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聞  
 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  
 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籌之熟矣  
 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以  
 御札報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  
 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  
 報楊沂中劉錡同來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  
 檜聞之益懼知先臣志不可回乃先詔韓世忠張俊劉

錡楊沂中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先臣孤軍不可  
畱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先臣嗟惋  
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  
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旣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  
境懼兀朮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將翼日渡河兀朮恐  
京城之民爲內應夜棄而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師父老  
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  
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  
噍類矣先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朝廷  
有詔吾不得擅畱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  
有進士數百輩及百姓僧道父老全集於庭相帥叩頭  
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  
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  
漸復醜虜梟奔民方室家胥慶以爲幸脫左衽忽聞宣  
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念其亦忍  
棄垂成之功業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  
命出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  
曰然則將奈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矣乃奏

以漢上六郡之間田處之且畱軍五日待其從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襄漢多是焉方兀朮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太學生叩馬諫曰太子無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朮事故以爲言兀朮亦悟乃卒畱居翼日果聞班師然亦幸其去不敢追也論者謂先臣得乘是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篲虜成萬古遺恨先臣旣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郡縣又稍稍侵寇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眾恢擴土宇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優詔不許奉詔自廬州入觀上問之先臣第再拜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先臣應之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爲秉淵所敗又悉眾圍秉淵先臣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

據險保聚韓世忠捷於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  
虜犯宿毫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  
以下凡四百八十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陝告急復請  
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謀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  
朮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  
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令捍禦提備是年梁興在  
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南金  
帛綱馬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行

在 除樞密副使賜金帶魚袋等物 按閱御前軍

馬 還兵柄 充萬壽觀使 證張憲事薨

春正月謀報虜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卽上疏請合諸  
帥之師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  
府二十日韓常以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扎曰虜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  
星夜前來江州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先臣竊念虜旣  
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  
其敝二月四日旣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

虜在淮西臣若搗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  
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  
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  
莫測至是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搗虛奏果令緩行是  
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爲中興基業在  
此一舉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  
以十一日引道先臣猶以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驅十  
九日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札云聞卿見苦寒嗽乃能  
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先臣兵  
將至懲穎昌之敗望風遽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  
先退軍渡淮先臣遂還軍舒州以待命上賜札以爲小  
心恭慎不敢專輒進退殊爲得體兀朮用鄆瓊計復趨  
濠州三月四日先臣不待詔卽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  
朮先已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黃連鎮去  
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殿前之  
兵殲焉虜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逾淮至不能  
軍四月遣兵捕柳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  
機一失虜勢侵橫暫卻復進不可再圖隄防攻討皆無

預於恢復大計柘皋之戰亦僅能拒敵人鋒而已先是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爲攻討計上以其奏下先臣司至是先臣所遣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絕虜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然亦竟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旣而秦檜竟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帥論功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除樞密副使加食邑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物視宰臣初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

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先臣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爲名撫定韓世忠軍於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旣叨先臣功得追其罪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兩廣江西之巨寇復襄漢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稱予在諸將右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寇犯淮西俊分地也怯敵不肯行宰相趙鼎責而遣之至平

江府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請誅俊以儆不用命者既又以無功還先臣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昇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恥之及先臣位兩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敵體俊忿嫉見於詞色先臣益屈已下之數以卑詞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楊公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悉備俊受船復不答先臣事之益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皆有褒異之詞如中興事一以委卿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甚者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之句俊見之常憾其軋己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卽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乏糧師不可行先臣不復問鼓行而前故賜札云卿聞命卽往廬州轉餽艱難不復顧問必過其行非一意徇國誰能如此俊聞之疑先臣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朝謂先臣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先臣與俊廷辨先臣曰吾無媿者此心耳何必辨及是視世忠軍俊與先臣往辭秦檜檜曰且備反側檜意蓋欲激變其軍以及世忠也先臣曰世忠歸

朝廷楚州之軍卽朝廷之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則何爲者若使飛摺摺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檜色變獨俊承風旨知世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忤檜至是欲分其背嵬謂先臣曰上畱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先臣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惟自家四三輩萬一至上復使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面目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視城俊顧謂先臣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先臣曰吾儕當勦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艷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

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軍且曰本要無事卻是生事紘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搥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於朝謂先臣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

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強先臣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先臣獨對眾歎惜與檜意俱不合檜私虜主和議先臣慷慨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入覲論和則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復河南地有唾手燕雲等語上嘗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賜先臣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臣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先臣先臣讀之至德無常師至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奸罔上則志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

大臣秉國政而忍面諛其主耶檜自是旣憾先臣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已終及禍遂有必殺先臣之念日夜求其隙以陷之先臣亦自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不服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於檜檜深德之至是得俊陷先臣語復投其所甚欲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卨在湖北嘗與先臣有怨乃諷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效鷹犬章再上不報又諷羅汝楫章

塾校本

六上亦不報會先臣亦抗章請解樞柄上惜其去優詔  
 答之不許先臣力辭八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  
 請恩禮如初殊檜俊之忿未已密誘先臣部曲有能告  
 先臣事者寵以爵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先臣  
 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  
 嘗以穎昌怯戰為臣雲所折責及其凱旋先臣猶怒欲  
 斬之以諸將怨救獲免又因居民火貴帳下卒盜取民  
 廬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  
 意貴必憾先臣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為大將

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  
 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懼而從又得王俊者嘗  
 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奸  
 貪為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黠卒始在東平府告其  
 徒呼干等罪得為都頭自是以告許為利不問是否自  
 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許得者軍中號曰王鵬兒檜俊使  
 人諭意俊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為張憲貴俊等皆  
 先臣部曲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其父子庶主上不  
 疑張俊乃自為文狀以付王俊妄言張憲謀據襄陽營

元

余氏家

還先臣兵柄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於己是時  
俊附檜黨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孰敢違  
忤自非守道之士未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惟其所  
使憲未至張俊時視師在建康預於行府置獄待之屬  
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祖宗制俊  
不從親行鞠煉使憲自誣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  
柄憲被血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詞告於檜十月  
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先臣父子證  
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証動搖人心不許

檜乃不復請即日矯詔召先臣入下大理臣雲亦逮至

據三朝北盟  
集先臣飛傳

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臣使自辨先臣曰

使天有日必不使忠臣陷於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  
明日使者至先臣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耳檜初命  
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  
心非社稷長計檜不納改命方俟離離不知所問第譁  
言先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於鵬孫革致書  
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臣雲與憲貴令之孽

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証者自十三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離等皆憂懼無辭以竟其獄或告之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離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先臣離先令簿錄先臣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証先臣逗遛而往來日月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會歲暮獄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殆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遂報先臣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初憲與臣雲獄詞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相繼以去既不得毫髮始以逗遛詰之先臣困迫亦無服詞既先臣死矣其具獄稱以眾證結案先臣賜死憲與臣雲俱棄市張俊楊沂中泣之稍出兵衛諸門且命俊沂中遣卒遷先臣與憲家族於嶺南行路之人見者隕涕家產皆籍沒檜使親黨王會搜括之家無擔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先臣原幕屬賓客坐罪者于鵬孫革等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於離檜在永嘉日又

嘗從檜遊且足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先臣幕中知檜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初先臣獄檜以忌怨成隙待先臣以必死何鑄旣明其無辜失檜意而俾使虜雖遷執政實奪其位离自請任其事乃擢爲中丞專主銀錢其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爲無罪固與离爭离卽日彈之謂其黨庇先臣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狀卒以罪去知宗正卿士儼請以百口保先臣离劾之竄死於建州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手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

公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因力爭之檜不納尋世忠亦以劾檜而罷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許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在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初讞獄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詞引先面諭以甘言慰之曰無恐第證一句話語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先引吏果服不逾半刻遂釋之此據趙性之中興遺史洪皓在虜中有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惟先臣

號之爲岳翁翁先臣死虜諸酋聞之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先臣之死不覺爲慟上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亦痛悔馬死之日天下毋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亦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飛然後和可成也檜以是殺先臣以示信沈尙書該亦謂先臣竊曰先臣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賞而先臣獨清檜方私虜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附錄

先臣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地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膝下屢趣之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於盜音問隔絕先臣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汝母寄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遣家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凡十有八次

然後得歸及歸母素有痼疾先臣雖身服戎事應酬無虛刻間以昏暮竊至母所嘗藥進餌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則嚴飭家人謹待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男雲徒跣扶櫬歸葬江州南康軍界不避塗勞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卽謝之旣葬廬於墓側朝夕哀慟又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連表請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敕監司守臣請之仍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其視師三年不忍棄衰麻

奉身儉薄不二截居家帷褊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歡嘗得名姝飾以金珠寶玉資奩巨萬遣使遺先臣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覽之不樂卽報書厚遣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公方圖關陝何不畱此以結好先臣曰吳少師於飛厚矣然國恥未雪主上宵旰不寧豈大將安樂時耶玠見女歸益服其盛德少時飲酒能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見夫人御繒帛則曰吾聞後宮妃

嬪在北方尚多寡乏汝旣與吾同憂樂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搗練者聞先臣歸遽止

秉志忠義自二聖北狩夷虜猶夏先臣每懷誓不與虜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每援筆爲詩歌及諸題記莫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念手攘巨盜如李成曹成馬進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諸將所不能爲者而先臣諸題詔有曰此蜂蟻之羣豈足爲功其詩詞亦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句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

撰卻夷狄掃除僭竊於宣撫副使則曰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於太尉則曰腥羶畔逆之族尙據中土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凡若此類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土嘗稱其尊朝廷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語視國事如家事以國步多艱王上春秋鼎盛皇儲未育每對家人或私泣聞者竊迂笑之至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雖犯權臣忌不顧天下咸感歎其忠焉

臨戎誓眾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

感愴皆歛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堅擊銳虜不被不止昔嘗受節制於諸將事多牽制不能自由每顧語其下曰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列進退稟命於朝廷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使後世書冊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先臣應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太平矣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祁寒暑雨不憚勞苦雖疾病亦不問桀虜勅敵眾人所避先臣獨行弗顧如隆冬按邊而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詔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勩朕念不忘之衷患日疾赴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冒寒噉飈師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諭於事尤不避繁碎當復襄漢平楊么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顧之責獨萃先臣凡州郡之所告急密謀之所探聞朝徹宸旒暮馳幕府一日間旣命圖此復命圖彼胥襍紛至先臣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平居憂國甚至諸大將率以兵爲樂至糜廩費漫不加恤先臣獨有憂色每調兵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疲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立何以報國哉及京西湖北始平卽募民營田凡流通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牛種較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委任官吏各責成功又爲屯田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閑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惜失其傳不可考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里日闕委積充盈每歲餽運之數頓減

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趙等以營田功遷秩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又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亦屬蠹國害民乞行裁汰其體國率如此

樂施疎財不殖家產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贖守家之人張俊貪占田徧天下家貲巨萬嘗謂先臣形迹彼國憾之先臣死日王會極力掇刮家無餘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乃與大獄數年盡

捕家更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上知其清乏嘗欲擇第於行都以先臣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為故起復制詞亦有厲霍嫖姚辭第之志語

先臣御軍之法其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蒐軍所向一以當百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如有事時如注城跳濠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為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曲郭進有功於莫邪

關頭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躡而臨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始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訪用兵之術答曰智信仁勇嚴五者缺一不可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而已四曰明號令嘗謂授兵指畫約束明簡則使人易從五曰嚴紀律行師動眾秋毫無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及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嘗有

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從得立斬之六日同甘苦待人以恩嘗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醬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故詔詞有絕少分甘與人同欲之語諸將遠戍或使夫人至其家勞問其妻妾遺之金帛勉勵勸慰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撫問至手爲調藥朝廷每有犒賞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有司分給荷私一錢必杖而殺之人人畏威懷德部眾十數萬多

係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命莫敢違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茅無敢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帝并賑鬻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帝薪項愛其不擾欲捐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饑寒不變節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張家軍獨先臣軍倍爲嚴肅嘗自詫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擄是我軍中人也所過之處民皆荷鋤而觀舉手加額有感慕至泣者御眾得其死力楊再興歿於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

不償不止也在合淝日遣騎馳奏至揚子江風暴禁渡  
典渡者力止之騎曰寧爲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  
小舟接流而渡望者以爲神

臨戎尤善以寡敵眾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  
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最後以背蒐  
騎五百破兀朮十萬之眾兀朮素善用兵至是大懼棄  
走京師其用兵之精若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爲將無謀不可以搏匹  
夫故主於用謀如以逸謀破曹成僞書廢劉豫之類是

也

臨事能定遇敵不爲猝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  
先臣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莫敢犯  
兵雖屢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戎身  
經數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用兵必以廣上德意爲先殲其渠魁釋其餘黨不妄  
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卽劾其罪是以信義昭著恩  
結人心卽虜之簽軍咸有愛戴願附意如建炎三年常

州之舉詔興十年金龍虎大王下訖查千戶高勇之屬  
敵制詞有曰廣好生於朕志又曰宣予不殺之武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堅守西京  
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千城牧眾之功知興國軍徐璋知  
漢陽軍呼延虎等皆以不職奏罷之然權雖專莫敢輒  
擅初平襄漢諸郡彫瘵不堪州縣官率瓜期不赴上詔  
先臣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先臣銓擇人物必以能安  
集百姓爲先其舉用亦多自小吏識拔人樂於赴功期  
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復舊觀卽上章乞還制置之

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能遠權勢事稱之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秩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章  
辭不受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意以飲至日當  
建節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  
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義責而不可以利驅襄漢之役  
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  
爵所以待眾人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四上章辭不  
允乃拜受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繼聞係甥  
婿高澤民僞請而得之先臣驚愕卽日自陳乞正澤民

罔上之罪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表紀律之嚴著於疲毗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湖羣盜率皆遁逃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咸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婿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飛小心惶恐累與臣言竇非本心所敢倖望上卽報回曰岳飛勇於戰鬪馭眾有方昨除官職出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階先臣得其實鞭康年五百繫之上

章待罪乞反恩綸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反襄漢之命朝廷命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旣復光世軍始至及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納山東豪傑數千人屢請以曹州率眾來歸先臣以黃金五百兩予之俾壯士四人偕往寶果領眾五千趨楚泗來歸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痛哭願還先臣戲下世忠以書來諭先臣答曰是皆爲國家効力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故將士有功絲豪必錄行賞

於朝或功多賞薄不憚再三開陳以爲之請若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功而得者卽轉餉之臣於軍需無缺亦上之朝如會紆薛弼劉延年程千秋之類皆以勞遷職更如小吏亦予以二階及游說進士蕭清臣趙澗陶著等亦昇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歿夕上如舒繼明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人

御子九嚴臣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其所超遷皆朝廷舉察上所特命復襄漢功第一不上踰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功亦第一又不上都督張浚知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先臣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累表辭謂士卒冒死矢石建立功勞臣始列上事狀得沾一級男雲無故遽躡崇資是不能與士卒同一律非大公至正之道其何以服眾上嘉其志特俞其請帶遙制則又辭謂使男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則上負陛下之恩下速縉紳之謗并臣之罪亦無所逃至十年類

昌之戰功先諸將授忠州防禦使則又辭命帶御器械則乃力辭獲允而後止上嘗賜詔以復見西平有子稱之其御諸子也平居皆不令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重節義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誣謗謫官行至長沙賊酋劉忠誘其附已以叛所大罵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尙幼先臣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文資奏上允之又陳述張所死難之由乞追復原職仍乞加褒典以旌

其忠上俞之特賜其家銀絹百疋兩與一資恩澤

先臣議論持正不肯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扳附意故卒以此賈禍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上所親擢上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戰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此

尊賢禮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商確古今夜分乃寢先臣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褰衣緩帶講論經史恂恂若書生又雅歌投壺俱極精

十  
五  
行  
卷一  
聖校本  
綴有古儒將風宰臣趙鼎嘗稱其親禮儒生稟命朝廷  
能得事上之禮參政席益嘗賀其幕中得名士又每軍  
行駐劄處士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先臣並採納而厚  
禮之危難中被其矜全者甚眾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  
每如此

昭雪廟諡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於位子熈勒令致仕高宗勵精  
圖治黜退秦檜媼黨首欲復先臣官時宰万俟卨係王  
燬鍊先臣獄者力陳以爲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三十一年金王亮大舉入寇朝廷始  
追悔和議之非太學生程宏圖上書其畧云今日之事  
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當下詔書以感南北  
之士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悞沮喪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一旦欲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  
然哀痛之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夫檜所以  
失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  
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  
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許之

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論是非例置死所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聖臣元聖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所由捕地矣至于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在中國者和議旣成檜旣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乃徇虜人之請而悉驅之往虜當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將見咸鼓舞懽忻吐憤紆懷朝讀詔而暮赴義矣上深然之下詔諭中原及諸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詔許先臣家自便盡室生還竄檜黨於荒遠示不復用初秦檜以岳陽與先臣姓同改純州至是詔仍復舊號上意一孚志士爭奮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皇帝踐祚以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咸陳牒訟先臣冤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爲我岳公爭氣效一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澈巡視營壘見萬竈鱗次軍無譁噪乃竦然曰良將遺模乃在此乎尋帝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十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

以忠御眾有法屢立功勞不自矜伐遺風餘烈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眾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其制詞有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指先臣建儲之議也於是先臣復少保兩鎮節度使官敕葬臨安府西湖上以一品禮尋詔臣雲復左武大夫防禦使以禮祔葬先臣妻李氏復楚國夫人臣雲妻鞏氏復恭人臣雷及霖震霽先臣孫申甫經緯綱紀俱各復官補官女俟嫁

則官其夫詔還先臣籍歿簿錄有司會其直共得緡錢萬上惻然歎其貧命以見緡錢賜償之以鄂州軍民請認建廟於鄂賜號忠烈尋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旣而李若樸除郎同時推獄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陳狀乞比例李若樸除郎事理推恩奉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乾道元年以張憲之子敵萬訟寃詔復憲原觀察使子四人各與補官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請定先臣諡有司初諡忠愍詔未允覆議以宗社再安

遐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  
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  
穆詔依以臣霖臣甫請詔於左藏南庫給還先臣御札  
又給還江州田宅清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  
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韓張遠  
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臣霖稽泣對  
曰仰蒙聖察撫念臣家臣不勝感激又臣霖嘗漕湖北  
武昌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遠迎有一媪哭尤  
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  
其夫何在媪舍食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  
子若壻皆然又嘗帥廣州道出章貢父老咸率其子弟  
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其遺德之在  
人若此

楚國夫人遺事 諸子

先臣妻李氏歷授楚國夫人紹興十一年流嶺表至三  
十二年孝宗詔復原封 全傳原本缺

臣雲先臣長子也年十二從張憲戰每捷軍中號羸官  
人平襄漢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下隨州先臣不上其

功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公功亦第一先臣匿弗  
奏都督張浚特奏請遷職嘗有旨授三資先臣力奏辭  
之每戰能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潁昌大戰出入虜陣  
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有功每不奏列故多不著聞  
於世累任先臣機幕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  
大夫忠州防禦使卒之日年二十三紹興三十二年孝  
宗立詔追復原官耐葬先臣飛墓後以子甫升朝贈安  
遠軍承宣使妻鞏氏詔復恭人子二人甫申孝宗詔俱  
補承信郎與合入差遣甫奏乞改文階授承務郎歷仕

吏部郎女一大娘詔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雷故任忠訓郎閭門祗候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立詔  
追復原官後贈武畧郎子四人經緯綱紀孝宗詔各補  
承信郎女三詔俟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霖任右承事郎孝宗初立詔復原官與合入差遣歷  
仕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子三人  
琛垞璞隆興元年詔授琛承信郎

臣震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歷仕朝奉大夫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臣寔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初名霽孝宗改賜今名仕  
修武郎閣門祇候  
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

臣珂生最晚然實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父臣霖膝  
下聞有談及先大父時事者輒強記本末退而識之  
故臣霖亦憐臣有志每爲臣盡言不厭諄復在潭州  
時國子博士顧杞等嘗爲臣霖搜剔遺載考訂舊聞  
葺爲成書會臣霖得疾不能上臨終執臣手曰先公  
之忠未白寃未雪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幼

罹大患漂泊縲囚及仕而考于聞見訪于故卒掇拾  
參合必求其當故姑竢搜摭而未及上汝能卒父志  
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絕自年十二三  
甫終喪制卽理舊編然思臣頃爲兒時侍臣霖遊宦  
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其父老皆涕洟來迎臣時  
在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  
地爲然昔漕湖北日軍士百姓皆痛哭來迎有一老  
嫗者詢其夫若子皆爲先公所斬亦號泣不已嗚呼  
當時特以爲人情之念舊恩然耳夫孰知匹夫匹婦

之心輕怨易怒至于殺其所親而猶念之苟非大有以服其心者孰能如是乎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遺闕故姑緩之迨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相京鐘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時事卽筆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益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酬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垂後世無窮之史其敢忽諸謹昧死上進嘉泰四年十一月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百拜謹

上

景按行實編年六卷其敘述忠武王事績最詳且悉矣竊猶有疑焉綱目及諸史書皆云秦檜命中丞何鑄鞠飛獄鑄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乃編年內獨未之載卽亦齋同時尚書章穎別作鄂王傳上之朝亦未見此語又杭州志及羣書皆云王被難時其幼女痛父冤抱

銀瓶入井而死乃編年遺事內止載王女安娘適高  
 祚而此女亦未之載夫背涅四字至今以為美談史  
 鑑諸書亦詎有妄筆王女入井死後人榜曰孝娥井  
 廟祀至今英靈顯燦名人題咏亦多因歎精忠盛孝  
 往往國史家乘有所輯錄未盡而間見他說或父老  
 流傳此亦齋公續編所以有百氏昭忠之錄也夫乾  
 隆四年十一月江西建昌府盧溪縣儒學教諭奉新  
 岳士景謹識



廟祀至今英靈顯赫名入題咏亦多因歎精忠感存  
往往國喪家乘有所齟齬未盡而聞見他故又安老  
流傳此亦猶公遺編所以有百世師之歎也夫  
隆四年十一月江西定興縣人  
岳士景謹識

